

# 金陵鸡汁回卤干

□南京 王霞

来南京的那个初春,春寒刺骨。好在每个休息日都忙着游走这座古城,也就忽略了没有暖气所造成的极不适应的湿寒。

我记得常走的一条线,是从东北郊的尧化门坐上铁路工人的专线小火车,到南京火车站换乘1路公共汽车,沿韶山路、中央路、中山东路、太平南路一路穿行,终点是夫子庙。

那时的夫子庙,游人不只是外地人,本地人也很多。我来这儿主要奔东西市,看那些富有江南秀气,特别是金陵气质的各种文化产品和工艺品,一柄折扇,一块绣屏,几盏巧杯,几双虎头鞋……还有一些听过没见过的画家们的画作,雨花石,青玉小辟邪,油亮的葫芦也都十分可爱。

这里还有一个能吸引所有人,算得上老少皆宜的地方。

在自由市场前有一段巷子,沿街摆满了小吃摊位,糖芋苗、梅花糕、茴香豆、烤地瓜、糖藕……琳琅满目。不同于魁光阁等店里的食物,这些小吃更具有南京本土气息,且价格亲民。我印象中,觉得这里豆腐的做法很多,完全颠覆了我这个北方人对豆腐的印象。什么油豆腐、干丝、五香干、油炸臭干子……这里面,我最喜欢的是一道大菜——鸡

汁回卤干。

说这道小吃是大菜,是缘于做菜的器皿、方法的豪放。即便我这个北方人,都觉得很有气派。

通常是一个半人高的铁皮汽油桶做成的煤炉,上面架着一口巨大的铁锅,锅里炖着肥嘟嘟的黄豆芽和油汪汪的豆腐泡。这些菜堆得像小山一样,最上面有一只肥鸡,鸡皮油润黄亮。锅里的汤面上也有黄色的油花随着咕嘟咕嘟的汤水翻滚。香味伴着热气,在料峭的春风中飘逸出好远好远。你递上去两毛钱,老板就拿起一个白瓷碗,给你盛上一碗,问一声:阿要辣油?听到肯定的答复后,老板从一碗红油辣子里挑出一些放在回卤干上,然后递给你。尝一尝豆芽,口感脆嫩,咬一口豆腐果,浸入里面的鸡汤鲜香可口。一碗回卤干捧在手中,温了手也暖了胃。

南京的小吃很多都有典故。这回卤干的典,是在明太祖朱元璋身上。据说原来金陵只有油炸豆腐果。朱元璋登基后,吃腻了宫中的山珍海味。有一天他微服出宫,在街头看到一家小吃店炸油豆腐果。那炸好的豆腐泡色泽金黄香味四溢。朱元璋不禁食欲大动,便取出一锭银子,要店主将豆腐果加工一碗给他享

用。店主见到这么多钱,便想着要精心调制。于是就将豆腐果放入鸡汤汤锅中,再配以少量的黄豆芽与调料同煮,煮至豆腐果软绵入味方才恭恭敬敬奉上。朱元璋吃后非常满意,连连称赞。因为豆腐干是炸过后又放进鸡汤煮,因此就叫回卤干。又因南京人在烧制中时常加入豆芽,豆芽的外形很像古代玉器中的玉如意,所以有时也被叫作如意回卤干。

夫子庙离我工作的栖霞区比较远,那里的鸡汁回卤干,并不能常常吃到。但只要去,就一定会吃上一碗。后来结婚生子,照顾老人,有闲暇逛吃逛喝的机会更少。再后来,随着城市的建设改造,夫子庙的室外自由市场没有了,小吃大排档也消失了,青年商场也成了回忆。夫子庙修建得古色古香,可我走到那里,总觉得少了一些动心的韵味。前些年,友人从外地来宁,我请他到夫子庙品尝金陵小吃。是一家不错的饭店,金陵小吃是配成套的,一小份一小份的好些种,其中就有回卤干。朋友说好吃,可我吃了一口,觉得温度不够,滋味也寡淡。汤不鲜,豆芽也皮塌塌的,豆腐果里没有多少汁水。不由得格外怀念起旧日的那一碗了,那是往日烟火生活中的温暖。

# 老娘“不高兴”

□南京 赵启杰

老娘八十多了,却还独守在乡村的老家生活,这一直是我们做子女的心事和牵挂。曾经轮流给老娘做思想工作,让她在我们兄弟姊妹六人中任选去哪家,但最终都没能将她说服。“城里有啥好?跟关在鸟笼子里似的。”娘说。

好在娘的身体还不错,操劳惯了,至今一天到晚不落闲,收拾这里,整饬那里,不仅养了一群鸡,还在门前开垦了一畦小菜园,各种蔬菜长势良好。

老妹家居县城,近些年每周六都带着孩子回娘家,喜欢把在家抓拍的一些照片发到家庭微信群里分享,时常传递娘和家的信息。院子里的月季开了,柿子树挂果了,娘种植的辣椒红了,四处逛荡的小鸡崽长大了……诸如这般,那些画面让我们感到亲切而又温馨。娘在,家在。那儿是我们几人的胞衣之地,是我们兄弟姊妹的共同家园。

去年春上,娘突然病倒在门前,幸好被邻居发现通知了弟弟及时送医,才脱离了危险。自此以后,我们愈

加牵挂娘的身体和生活,除了二姐在北京,我在南京之外,生活在本市的几个则隔三岔五回家看望老娘。而每逢长假,我和二姐也都是放弃任何外出旅游的机会,回老家陪伴老娘几天。娘总是显得特别开心,忙前忙后,好像她的身体比平日里棒多了。娘感慨地说,要是天天这样热闹就好了。闻之,我心里默默地有点儿感伤。何尝不想陪在老娘身边呢?但远在千里之外,我有着一份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,有着需要自己全力支撑的小家,每日里要上班打卡,操劳奔波,已是身不由己,现实生活总那么骨感。

外甥今年从部队转业等待安置,趁此空闲回了一趟老家,抽空看望他的姥姥,并在老娘的房间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,这样一来,我们通过手机下载了App软件,随时可以查看到家里的情况。

起初,大家都很开心,有事没事就打开App“偷窥”老娘在忙些啥,并截屏后发到微信群。“老娘在吃午饭了呢!热气腾腾的,不知是做什么吃的?”“老娘又开始喂小鸡了哦。”

你一言,我一语,只顾着开心,却忘记了老娘本人也在群里。虽然娘不会几个字,可她能看懂图片,也会“点听”语音,所以,我们的一举一动,自然也没逃过她的眼睛。

于是娘不高兴了。几乎是在同时,几个人在群里“炸了锅”,因为大家发现,每次打开App,却只能看到房间里的天花板。老妹打电话到家里询问,娘说,是她故意把摄像头扭动的。娘给出的理由是:吃个饭你们也看,喂下鸡你们也看,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们,不想让你们看了。

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?想来想去,无非是不想让我们过于担心,牵扯我们的精力。除此之外,娘或许还担心我们天天通过镜头看她,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经常回家了?

老娘“不高兴”,后果很严重。老妹立马电话预约下周六回家去讨几个草鸡蛋给孩子吃,老娘在电话那端开心回道:“来吧,我都给你攥着哩!”

现代科技能把天涯变为咫尺,却无法提供亲人相聚在一起时的幸福和温暖。

些许清香。小孩通常是缺乏耐心的,由于觉得削皮麻烦,削的时间往往比吃的还要长,所以多数情况下,都是直接扔到嘴里,用牙齿边啃边转,待咬开外皮后再大嚼一番。荸荠的甜是一种纯然的甜,加上别有一股子略带泥塘水泽气息的清味,所以特别爽口。吃完了荸荠,汤也不浪费,汤里的荸荠味最浓。当茶喝,呷一口,回味悠长,据说还可以清热降火。

吃罢年夜饭,一家人围炉烤火,开始守夜。炉上放了一只水壶,壶里丢放了一些洗净的荸荠。烤着烤着,身子就热起来了,口干舌燥,就将壶里的荸荠水倒在碗里喝,饿了,就从壶里捞取荸荠吃。煮熟后的荸荠风味独特,令人百吃不厌。

# 静待梅花开

□兴化 朱秀坤

数九寒天,梅树努出了小骨朵,像一粒粒小红豆,密密地粘在细枝末节上,霎时真让人有山河岁月都被照亮的欣喜。

那三株梅夹在杂木林中,路人并不能轻易发现——我也是上班途中邂逅到的。

冬天,只要不是太忙,我喜欢走路上班。经过三株梅树,闲闲地散步,看一粒粒梅朵孕育春天,是一件美事。眼前是凛冽寒风或枯黄冬阳,心底里仿佛已能感知“月明林下美人来”的超逸与典雅。梅历来是文人墨客的爱物,古人冬至数九时画“消寒图”,就画梅花,九枝,每枝九朵,素笔画,朱笔描,过一日描一朵,如描红一般,每描一朵就向春天迈进一步,描好九九八十一朵,就是春暖花开,墙角的梅花翩然绽放,河边柳树吐出新芽,蜂飞蝶舞、燕语莺声,风雨送春归了。

古人对节气的那份在意与敬畏,在快节奏的时代早没有了。三株梅并不名贵,极普通的直枝梅而已。开花时候,一树一树的水红粉白,淡淡的色,修长的蕊,满枝满树都是,香亦不浓,风过便有吹弹得破的花瓣随意飘落。并无多少人驻足,人行,车过,花自落;月下,风前,雨中,花也谢。偶有少年一脸惊喜地,以梅作背景,掏出手机自拍,瞄一眼,又去。更多时候,三株梅还是寂寞的。就算我有心,也不过上班途中,略作停驻,观赏片刻罢了。这倒让三株梅更气定神闲,一片禅心地开与谢。有时也想,若是开在人家院里,开在读书人窗前,映了日光月影,

窗纸上一幅天然墨梅,兴致盎然地临摹下来,岂不是乐趣?又或者唤上两位好友,“小桌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梅花”,多情的梅将一片片花瓣送至桌前,落于杯中,倒叫人想到杨万里“老夫自要嚼梅花”的诗句,含英咀华食梅花,真真雅致得可以啊。

后来,花谢了,长叶,竟结了果子,才知是三株可以结果的青梅,原也不是观赏的。黄梅时节,枝上密密的小青果,小毛桃似的,先如豌豆,直至长到鸽蛋大,便有鸟儿啄食,忍不住也尝一口,又酸又涩,难以下咽。想来鸟儿的味蕾与人类恰乎不同的。便不去管,由它们在滴滴答答的漫雨雨里,伴了时隐时现的斑鸠声,落了一地。

某一天看是枝裕和的电影《海街日记》,同样的雨季,同样的果树,大姐却摘了树上的青梅,刻上字,泡成了绿盈盈的青梅酒。望着镜头中清秀可人的四姐妹,和一罐罐酸甜清凉的青梅酒,想到我眼里落了满地的青梅,才感觉到了可惜,浪费了造物主的无私馈赠。

好在又是梅花打朵时,冰天雪地里,梅的一身傲骨并不在乎。我不急,静待雪花自天宫袅袅而下,凌寒怒放。然后,踏雪,看路边的梅枝上三五朵率先盛开,更多地浴了新雪分外精神,留待春节,留待东风,万千梅花翩跹而放,热烈欢呼,岂不是好。直等到梅花谢了,枝上有了青果,我也会小心摘了,认真泡一罐青梅酒,让平淡寂寞的日子多一份诗意美好的期待。

# 善心有光

□湖北十堰 夏飞雄

父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高中。他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,却酷爱读书。

书籍教会父亲宽厚善良,使他生出纯真热情、嫉恶如仇的气质。某个夏日的午后,我与父亲端出板凳,在门前一边晒太阳,一边聊家常。这时,一只蚂蚁不识趣地由鞋底慢慢“入侵”至我的腿部,它的“不轨”行为瞬间引起我身心的不适。我迅疾朝地面跺了一脚,成功震落蚂蚁后,我又补踩了一脚。也许是我用力不大,小蚂蚁很快逃开了。父亲立即制止了我的穷追猛打:“你第一次踩它时,我没发现,既然它没死,就请放过它!”听完他的话,我的内心十分震撼。

晚餐后出门散步是父母多年来的生活习惯。夏天,他们往往往空手而归;冬天,他们每每提着青菜回家。原来,父母每次出门都能遇上来自郊区的菜农。寒冬腊月,只要当日的菜没卖完,即使熬到灯火阑珊,冻得瑟瑟发抖,菜农们也不愿回家。此时,父亲便会动员路过的市民,一同将剩余的菜品买下。

三年前,我家对门搬来一家三口。邻居的女儿小雯和儿子年龄相仿,经常一起玩耍。小雯的父

母做卤菜批发生意,十分忙碌。父亲在征得小雯家长的同意之后,让她放学后直接来我家就餐。

疫情发生前,我携妻儿去到200公里外的城市看望岳父母。抵达当日,“封城令”出台。不久后,各个小区的业主纷纷发起社区团购,方便居民购买生活物资。遥隔他乡,父母又非网购潮人,我对此甚为不安。一天,正准备代他们团购时,父母打来视频电话,电话那端的父亲乐呵呵地指着成堆的菜品说:“儿子,我们家至少一个月不用操心买菜了,你看,这都是好心人送来的!”

视频那头,凤爪、牛肉、海带、水煮花生和各种精美咸菜,全都堆在地上。我心生纳闷,顿了几秒,眼前闪过一条手机短信,滑开一看:“老弟好,你父母平日照顾小雯挺多。这次你俩没在家,他们买菜也不方便,我就表示了一点心意,送了些卤菜过来。你们在那边保重自己,二老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说就行!”

原来,父亲口中的好心人,就是小雯的父亲。

善良的人心底总会有光,对生活有盼望,对世界有热爱。一个人的善良里总是藏着他的运气,因为这是世界对他最美的成全。

# 荸荠甜

□广西钟山 黎洁

下班路上,买了几斤荸荠回家,急不可待地洗出几个,削去皮,张嘴就咬了一口,儿时的荸荠甜在那一瞬间扑面而来。

儿时,每到十二月、一月是吃荸荠的好时节。我们家因为劳力少,没有种植荸荠,于是每天下午放学后,我就会穿着套靴,背着锄头,提着水桶,来到别人家已经采挖过的荸荠田里,翻捡那些遗漏或深藏在泥田里的“小疙瘩”。一锄一锄地寻找,一粒一粒地捡拾,尽管小手在寒风和冷水中冻得通红,也不感觉到冷,总是为一粒又一粒大荸荠的出现所“惊喜”。运气好的一次,可以挖到大半桶荸荠。

刚刚挖回的荸荠带着黑色的湿